

父母的身影和足迹

○朱一青

4月的北京春意盎然，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我从武汉来到北京，来到清华园。我的父母朱本仁、刘雅贞是1946年入学的清华大学学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今天如果他们还健在，他们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他们是清华的儿女，但是他们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为了完成他们的这个心愿，我来了，我是他们的女儿，今年我已经57岁了，想来替他们看一看今天的清华，同时也想探寻父母在清华留下的足迹。

父母在清华学习的那一段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时候解放战争炮火隆隆，而北平却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的父母积极地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斗争，在这里他们共同度过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

还记得当年那个梳着两个小辫的小姑娘吗？她看上去挺秀气，挺文静的，她却是一个老地下党员了，她就是我的母亲刘雅贞。早在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她在上海南屏女中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叫她考到北平来上大学。北平虽然是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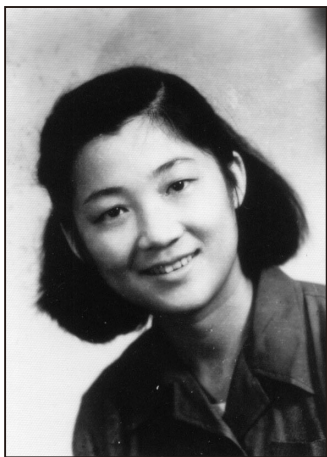
色恐怖的天下，但是地下党的力量很大，跟她一起考到北平的还有汪家缪、王珉、徐昉（杨川之）几位阿姨。我母亲外表柔弱，内心刚强，她参加两个进步学生组织，就是“大家唱”和“清华剧艺社”。在剧艺社里，我母亲演过戏，也做过剧务，大家都叫她“刘雅”。同学并不知道，其实她是代表党组织去工作的，她在清华地下党南系担任女生党支部委员。

就在那时，母亲认识了我父亲朱本仁。我母亲先在化工系，后转入物理系学习。我父亲是1946年10月从上海交大转到清华经济系的。那时我父亲很活跃，能力强，当过清华剧艺社的导演，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被大家推选为剧艺社的社长，大家都亲热地叫他“朱儿”。他们排练演出



《清明前后》演出之后演职员合影，张祖道摄于1947年4月

□ 师友情



青年时代的刘雅贞

了很多话剧，都是嘲讽和影射国民党腐败政府的，有《清明前后》、《升官图》、《金銮宝殿》等等，在校园里有过很大的反响。母亲还扮演过《清明前后》剧中的女主角。剧艺社里还有王松声、闻立鹤、裴毓荪、李咏、徐应潮、傅璠（小西）、黄连甲、孙荣廷（孙方）、赵葆元（赵天云）、张其锬等。徐应潮在重庆南开中学时，就跟我父亲是同学，他是剧艺社的男主角。我的父母和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而我的母亲就是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

1948年春，爸爸被选举为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第四届理事会康乐部部长，负责学生文艺活动，剧艺社的社长就由闻立鹤担任了。1948年的夏季，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共地下党选派了一些清华等校同学到南方开辟新的战线。一起到武汉的共30人，其中有尚嘉齐、伍骅、杨坤泉等，父亲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后来国民党对进步学生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于1948年8月19日公布了要逮捕的进步同学黑名

单，我父亲朱本仁的名字也在其中。所幸的是，当时我父亲已经隐蔽在湖北农村，并改名为朱定和。开始他没有直接回到武汉，和几个同学一起在湖北黄冈的一个中学以教书为职业，同时开展地下工作，过了几个月才回到武汉。在1948年盛夏到1949年的初夏这段时间，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不幸的是，在1948年的“8·19”大逮捕中，我父母的战友徐应潮和傅璠、李咏、张家炽等都被抓进了国民党特别刑事法庭的监狱，后来是党组织把他们营救出来的。

我母亲于1949年3月调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筹备委员会。在北平青年文工团任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这期间还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做会务工作，1950初调回武汉。

是啊，同生死共患难的经历是永远难忘的，爸爸妈妈是幸福的，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他们向往的未来，他们奋斗了，他们奉献了自己无悔的青春，同时也收获了爱情，从此他们相濡以沫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徐应潮叔叔和傅璠阿姨也是这样结为夫妇的。

1949年3月，张其锬叔叔和妈妈一起从清华剧艺社调到北平青年文工团工作。张叔叔现在85岁了，还在做校友的联络工作，百年校庆时他代表老校友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大会。4月20日，他带我来到清华园，他告诉我这里的不少老建筑都留下过父母的身影，这一条条道路都留下过父母的足迹。

走到近春园，面对着朱自清先生笔下的荷塘，这里好像人间仙境一般，小桥流水，垂柳依依，那时我的父母是那样年

轻，他们一定徜徉过荷塘边的小径，沐浴过这里的如水月光。在这里，他们也一定渴望看到那新中国即将喷薄而出的太阳。

静斋是清华的女生宿舍，妈妈在这里住过，站在楼下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叫：刘雅贞！这时楼上的窗口就会出现一张俊俏的脸庞，这是张叔叔向我描述的一个场景。我看着三三两两的女孩子从门口走过，有一种仿如隔世的感觉，六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楼还是那座楼，真是物是人非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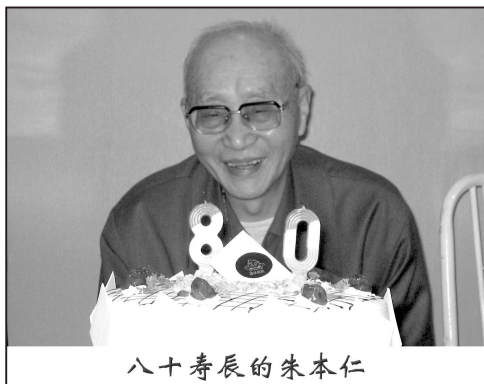
古月堂是一座小四合院，妈妈刚到清华时就在这里住过，陈金秀（陈明）、贺文贞阿姨（她是清华大家唱的成员）和她住在一起。还有工字厅，那是一个大四合院，张叔叔告诉我这是清华校领导办公的地方。张叔叔还带我去去了水木清华、图书馆，还有妈妈上课的教学楼。

走到大礼堂的门口，里面正在召开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我上到二楼观众席的后面，面对着大礼堂的舞台，“百年清华，人文日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条幅赫然在目。看到了，这就是清华的舞台，当年我的父亲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带领着清华剧艺社的同学们演出；我母亲就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主角，这舞台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和足迹。在这里，他们为了迎接共和国的诞生挥洒过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他们不畏惧恐吓，不怕牺牲，勇敢地斗争，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骄子，也是清华的好儿女，清华母校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张叔叔带我来到大礼堂的地下室，这里已经修葺一新。张叔叔告诉我，在舞台下的地下室，有不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大

礼堂工友老严同志曾讲过，“一二·九”时期，蒋南翔同志曾在那里躲避过搜捕。1948年“8·19”国民党大逮捕时，徐应潮和傅珽、李咏也是躲在那里，也躲过了搜捕。他们是在去解放区的途中被捕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大礼堂后面的小门（这是通向舞台的侧门），这是爸爸、妈妈经常出入的地方，这里当然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我和张叔叔在这里照相留念，小小的一个门，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参观校园的第二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和陈金秀、伍骅阿姨一起去参观清华校



朱本仁、刘雅贞夫妇与女儿朱一青一家，1985年

□ 师友情

史展。伍骅阿姨和我一起从武汉来到北京，她是当时清华地下党南系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委员尚嘉齐的夫人，她也是西南联大和北大的学生。我们到了展馆门口，没想到刚好那天是展览馆修整，当校史馆的领导听说我们是不远千里而来，破例让我们参观，还亲自为我们讲解，在这里我了解了清华的历史。当我对校史馆的同志谈到朱本仁、刘雅贞、尚嘉齐，他们都知道的。陈金秀阿姨是从天津赶来的，在展厅里，她发现了一张照片，是1948年校庆时女排球队的集体合影，照片上有她自己，还有彭珮云和贺文贞阿姨。彭珮云阿姨是妈妈当年单线联系的上级，她和她的老伴王汉斌都是当年清华地下党的领导，后来都是国家领导人。望着照片上这些英姿飒爽的身影，我感动了，她们是那样年轻，那样神采飞扬，谁没有过青春的年华，那是人生最美的时光，她们的青春没有逝去，永远在清华园里闪光。

最后一天，我参加了王洵和张其锬叔叔组织的部分校友聚会，王洵是妈妈的好友汪家缪的老伴，是清华地下党北系的党总支委员，也是南北系之间联络员。汪家缪阿姨当年是北京大学的地下党员，做过北京市和中央党校的领导。在这里我见到了郑宝理伯伯，他是从加拿大赶回来的，他和老伴张莹祥都是清华地下党员。我和她们的女儿小玫是三十多年的好朋友。还有方堃、戴宜生、汪兆悌、徐琤等叔叔阿姨们。还有汪仁霖、胡小吉夫妇，他们为了办好剧艺社的刊物做了很多工作。徐应潮叔叔身体不方便不能来到现场，会后张其锬叔叔带我去看望了他。而傅珺阿姨则因为校庆到来，心情激动和接待校友累病

了，不能来参加。陈金秀阿姨也因为连续几次的同学聚会突发心绞痛而不能出席。

这些校友都是当年的地下党员、盟员，他们有一些已先后离去，还健在的大多也都八十多岁，患各种疾病。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都常被我爸妈提起。虽然是白发苍苍，可他们的心还依然很年轻，他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回忆往昔，互道珍重，是清华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清华园是他们心灵的家园，也是他们永远的挂念。

当张其锬叔叔把我介绍给大家时，他们都惊呼，说我长得太像妈妈了，都过来跟我合影留念，他们都把我当成小刘雅贞了，汪家缪阿姨还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当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由想到要是爸妈还在，那该多好呀！我觉得自己就是为了爸妈而来的，为他们来见见这些老同学、老战友，同时作为他们的女儿我也感到骄傲。

回想2011年4月的北京之行，我的心情至今依然很激动，还记得站在清华大学的二校门前，远望着大礼堂、清华学堂，大礼堂前那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周围飘扬着纪念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彩旗，身边一群群年轻的大学生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充满着活力。我被这种气氛感染了，就是这个美丽的清华园，它承载着百年的历史，曾经有代代清华人在这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其中有我的父亲朱本仁、我的母亲刘雅贞，还有当年所有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贡献过力量的清华学子，在我的记忆里他们的名字和清华大学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足迹也将永远留在清华园里。